

往事如昨

吉皮乌斯回忆录

郑体武 岳永红 译

白

银

时

代

俄

国

文

丛

主编：郑体武

策划：唐继无

周忱

学林出版社



往事如昨

白 吉皮乌斯
银 回忆录

郑体武 岳永红 译

时

代

俄

国

文

丛

主编：郑体武
策划：唐继无
周 忱

学林出版社

白银时代俄国文丛

主编/郑体武 策划/唐继无 周 忱

往事如昨

——吉皮乌斯回忆录

- 作 者 吉皮乌斯
译 者 郑体武 岳永红
责任编辑 曹坚平
封面设计 王晓阳
版式设计 应黎声
出 版 学林出版社
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规 格 850×1168 1/32
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
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张 7.75
字 数 18 万
印 数 5000
ISBN-7-80616-474-x/I·171
定 价 12.50 元

编辑说明

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，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。在那个时期，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，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、马雅可夫斯基、叶塞宁、勃洛克、蒲宁等，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、索洛维约夫、曼德尔施塔姆、洛扎诺夫等，他们在文学创作、文艺理论、哲学思想、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，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。这个群星闪耀、人才辈出的时期，与 19 世纪 20、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“黄金时代”相辉映，被文学史家、文化批评家称之为“白银时代”。

“白银时代”的作品，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；“白银时代”的作家，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，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。在过往的历史时期，“白银时代”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，它们的“开禁”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事，然而一旦开禁，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。

本文丛收入随笔、自传、回忆录、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，尽量多侧面地展示“白银时代”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。



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，上个世纪之交的“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，在后世得到复活，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”。

当然，本文丛的推出，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。

中译本序

季娜伊达·吉皮乌斯，诗人，小说家，批评家，俄国早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。1869年生于土拉省的别廖夫。由于家庭经常搬迁，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没能受到系统教育，主要靠自学获得知识。从小喜欢写作，7岁开始写诗，19岁开始发表作品，同时认识梅列日科夫斯基，不久便嫁给了他。189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《新人》，190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。曾与丈夫共同发起和组织宗教一哲学会，创办《新路》杂志，并以安东·克莱尼为笔名发表评论文章，引起广泛关注。本世纪俄罗斯的三次革命吉皮乌斯都经历过了，对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应该说她是同情的，但对十月革命却采取了断然否定和敌视的态度，遂与丈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侨居国外，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作家，最终客死他乡。

吉皮乌斯是位独具一格的诗人，她的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特殊的世界。心灵的断裂，孤独的折磨，精神的苦闷，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，现实与理想的脱节，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悲哀等等，是吉皮乌斯诗歌的基本主题。俄国象征主义领袖勃留索夫这样评价她：“作为一个有才华的、独立的、善于为我们

讲述自己心灵的诗人，作为一个卓越的诗歌大师，吉皮乌斯应该永远载入我们的文学史册。”吉皮乌斯把写诗看成是绝对私人性质的事情。“诗我写得很少，只有在不能不写的时候我才写。”尽管如此，她发表的诗作的数量仍然可观。吉皮乌斯还把诗歌视为祷告。祷告是与上帝交流，是跟上帝倾诉自己最隐秘、最重要的事情，自己耳濡目染的东西。祷告是长期彻夜不眠的结果，能激发个性的精神体验。当然，她是将自己的这一理论付诸了实践的。

吉皮乌斯交游极广，与文学界、思想界乃至宗教界联系密切。她和丈夫开办的家庭沙龙精英荟萃，名噪一时，堪称彼得堡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，对彼得堡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。作为沙龙的女主人，她也因此而被称为“俄国颓废派的圣母”。

吉皮乌斯的个性和创作与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不可分割，忘记她，我们对俄国象征主义的认识就不可能是完整的。

吉皮乌斯一生的文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诗歌，二是回忆录。回忆录有两部：一部是《德米特里·梅列日科夫斯基》，另一部就是我们现在呈献给读者的《往事如昨》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《往事如昨》不是一部简单的回忆录，这同时也是一本精彩的人物画册。在这部回忆录里，作者无意于直接再现事件，她要着力刻画的是个性——鲜明的、独一无二的，同时又反映了时代特征和趋势的个性。在回忆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时，吉皮乌斯与其说是在复原性格，不如说是在塑造形象，栩栩如生的形象。展现在《往事如昨》中的人物群像，如勃洛克、别雷、勃留索夫、索洛古勃、洛扎诺夫、普列谢耶夫、波隆斯基、托尔斯泰、维鲁波娃和拉斯普庭，简直呼之欲出。从中不难看出吉皮乌斯观察的细腻和文笔的精湛。例如回忆勃洛克的一个片段：“勃洛克严肃认真，特别好静少动，而别雷虚与委蛇，始终手舞足蹈。

勃洛克讲话吃力，少言寡语，嗓音暗哑，而别雷口若悬河，挥臂劈手，表情丰富。他忽而面带微笑，忽而挤眉弄眼。如果你向勃洛克提问，他会半天不吭声。然后说‘是’或者‘不’。鲍利亚（别雷）有问必答：‘是是是……’马上会有一千句话脱口而出，腾云驾雾。勃洛克浑身僵硬，就像木头或石头。鲍利亚浑身柔软，温存，甜蜜。勃洛克的头发是深色的，松软的，却不很熨贴。鲍利亚的头发比羽毛还轻盈，黄色的，像刚孵出的鸡雏。这是外表。说得再稍微深一些。勃洛克——这一点朋友和敌人都感觉到了——非同寻常地、绝无仅有地真实。或许，他也对人撒过谎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他整个身心都是真实的，可以说，他浑身散发着真实的气息……勃洛克从本质上说是忠实的。假如他不忠实，早扑通一声掉进地狱，跌得粉身碎骨了……鲍利亚·布加耶夫整个是轻盈的，轻盈得就像他自己青年时代的发丝。他似乎能手舞足蹈地飞越任何‘地狱’。他好像命中注定要反复跨越地狱，在地狱边缘跳舞，——忽来忽去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……鲍利亚·布加耶夫——是活生生的不真实。这是他的天性。”如此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回忆录既是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史料，又是具有文学欣赏价值的美文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郑体武

1997年10月于上海

目 录

中译本序(郑体武).....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我的月亮朋友

——回忆勃洛克.....	1
--------------	---

一个如痴如狂的人

——回忆勃留索夫	4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安尼雅的小屋

——回忆维鲁波娃	8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耽于沉思的朝圣者

——回忆洛扎诺夫.....	12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记忆的断片

——回忆索洛古勃.....	185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白发的芬芳

——回忆托尔斯泰等多人.....	20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的月亮朋友——回忆勃洛克

任凭群鸦发出声声哀鸣，
盘旋在我们的眠床上方，
那些当之无愧者，上帝啊，上帝，
将进入你的天堂！

这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诗歌的文章。这样的东西当年我写过不少。这也不是一篇谈论勃洛克本人的文章。而且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勃洛克的审判。也不是对他的评价。我想讲述勃洛克本人的故事，对我们之间的聚散离合作一粗浅的勾勒，——仅此而已。

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，我们的交往很多，很多。我们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友谊，月光般的友谊。不记得是谁（好像是个法国人）说过，友谊永远是月亮，只有爱情是太阳。

—

秋天。彼得堡近郊的别墅。一片树林的边缘，一条沟谷

旁的草地。苹果般酸涩的空气，淡紫色的天空，与纤秀挺拔的白桦树浅黄色的树叶交相辉映。

我坐在沟边读刚收到的一封信。这是奥尔加·索洛维约娃^①从莫斯科寄来的。

关于这位出色的女性我要在这里略作交待。她是符拉基米尔·索洛维约夫^②的弟媳，米哈伊尔·索洛维约夫^③的妻子。米哈伊尔虽没有哥哥出名，但似乎比哥哥更深刻，更专注，最主要的是，更“文静”。奥尔加性喜冲动，头脑聪明，才华出众，甚至可以说，还是节烈女子。她的画不为人知。她好像也很少拿出来示人。但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，都不乏新意，这是它们后来没被忘记的原因。她只写过一个短篇小说（在我们相识前很久），在《北方信使》上发表后，它又成为一篇如此新鲜而特别的东西，以致我们很久都不能忘怀。

我不知道，我们是如何开始通信的。而且，书信往来多年，彼此竟然从未见过面。直到她去世前没多久，我们才终于在莫斯科相见。也就是在那时，我第一次见到鲍利亚·布加耶夫^④（后来取笔名为安德列·别雷）。布加耶夫家和索洛维约夫家当时都住在阿尔巴特街，而且是在同一幢楼房里，只是层次不同。

好像是1903年春，身体虚弱的米哈伊尔·索洛维约夫得了流行性感冒。病情变得复杂。奥尔加寸步不离她的左右，直到最后一分钟，为他合上双眼，她便走进另一个房间，开枪自杀了。

人们为他们夫妻两人一起举行了葬礼。奥尔加虔信宗教——多神教。她的爱就是她的宗教。

留下了16岁的儿子谢尔盖。他后来成为一个不错的诗人，出了几本书（有点古典）。大战爆发前他去当了神父。

二

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始时那个晴朗的秋日。从奥尔加·索洛维约娃的信中掉出几张单页的纸。是诗稿。不过，还是让我们先读信。

信中有一段附言：“……您对你们彼得堡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一无所知？这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，——当然，还没有发表过作品。不过也许，您与他已经认识？他姓勃洛克。鲍利亚（布加耶夫）读了他的诗兴奋得简直要在地面上打滚。我……说真的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给您抄去几首。请回信谈谈您的感想。”

这些最初的胆怯的歌吟是否收进了勃洛克的某个集子？大概没有。这些诗是那么朦胧恍惚，言语是那么含糊不清，纯粹的勃洛克风格，这种风格他后来仍保持着，也正是这一点给了他特有的魅力。

还有主题，我记得，也是勃洛克式的：美妇人最初的幻影。

三

搬进城里，冬天，事务，好像是宗教—哲学会……我没有碰到勃洛克，尽管又有人给我带来他的另外一些诗，又一次引起我的兴趣。

早春，乍暖还寒，还在烧壁炉，就是说，是在3月初或3月中，有人按响了我们的门铃。我走到前厅，打开门。

天气很晴朗，但前厅里很暗。我只看到，这是一个陌生的大学生。穿着带斑点的浅灰色学生装。

——我来……我可不可以报个名……星期五，梅列日科夫

斯基⑤要在盐城作报告……

——您贵姓？

——勃洛克……

——您是勃洛克？快请进来，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。报告先不着急，这是小事……

就这样勃洛克走进了我的房间，坐在壁炉的另一端，正对着高高的窗户。窗外——窗户对着救主大教堂的广场——是早春清澈的绿光，已经不再暗淡的天空。

我并不觉得勃洛克漂亮。窄而高的额头（他的脸和身躯上的一切都是窄而高的，尽管他是中等个头）上方是浓密的褐色头发。脸是直板的，一动不动，平静得如木雕石刻一般。这是一张很有意思的脸。

动作很少，嗓音也与之相配。我觉得，他的嗓音也是“窄”的，只是还有些低沉和沙哑，仿佛是从深深的井底发出来的。勃洛克讲话慢条斯理，每个词的发音都很用力，好像不时地被某种沉思打断。

然而奇怪。这些慢条斯理、时断时续、有些吃力的话语，这沙哑的嗓音，这呆板的面部，这灰色的、不太专注的眼睛——这位大学生的整个面貌，却蕴含着一种可爱的东西。是的，一种可爱的、稚气的、“不可怕的”东西。要知道，“不知什么原因”（年轻的鲍利亚·布加耶夫也许会知道），每个刚成年的人都是可怕的。在勃洛克身上没有丝毫这种“怪现象”，这也许是因为，尽管他呆板、严肃，甚至木讷，可他身上没有“成年人的特点”，没有让人感到“可怕”的成年人灰颓的一面。

当然，这一切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而只是隐约感觉到。

不记得，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说了些什么。但我们的谈话明确告诉我，我们还会见面，肯定。

好像是在勃洛克的来访快结束时，梅列日科夫斯基回来了。

四

这些年我始终没有忘记勃洛克。宗教一哲学会的活动他好像没参加过，或者偶尔参加过（所有的人都参加过）。但《新路》杂志从创刊伊始他就到场。他关于美妇人的整个系列诗就是在这个刊物上最先发表的。对刊物的评论部分，他给我的帮助也很大。几乎每期他都要送来一篇评论或短文：关于维亚切斯拉夫·伊万诺夫，关于符·索洛维约夫的新版本……这一点，只要看一看当年的旧杂志就可知道。

不过，早在《新路》创刊前我们的友谊就已经很深厚了。即便是在1902年夏天，他去自己的沙赫马托沃（莫斯科近郊的庄园，他后来曾长期居住在那里，还亲自动手在那里建房）期间，我们仍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。深秋的时候他还到了卢加，在我们那儿住了几天。

我们的别墅地处荒凉的一隅，多雨的夏季过后，天气变得晴朗而又寒冷。

我们在树林的隔离带漫步，四周是九月的金黄和红硕，小溪在苔藓间潺潺流淌，溪水就是看上去也透出一股凉意，虽然水面上映照着阳光。我们谈论着什么——可能是在谈论杂志，也可能是在谈论别的东西……未必是在谈论诗歌。

我与勃洛克的每次谈话都无法转述。要明白这一点，就要了解勃洛克。首先，他跟你在一起时，始终又同时身在别处，——我想，只有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才不会发现这一点。其次，他慢条斯理，少而又少的话语听起来如此费劲，如此沉重，结果导致本来是轻松的话也变得不轻松了。

当然,可以“自说自话”,各行其道。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这样跟勃洛克谈话的——甚至是谈论“崇高的”东西。然而我,即便是进行最简单的谈话,也总能不由自主地找到一种特殊的语言:词语之间和词语之外蕴含的东西远远多于词语本身及其本义。主要的、重要的东西从不说出来,认为它是“不可言说”的。

我承认,这种“不可言说”(勃洛克喜爱的一个词)有时也令我恼火,会产生一种近乎粗暴的愿望,想把一切都颠倒过来,扯下那些模糊的遮盖,将谈话纳入直白清晰的轨道,变得像几何学一样。这样的反抗里有着自己的真实,但……勃洛克不以为然。我现在所谈的早期勃洛克不以为然。

不能说他脱离现实,更不能说他“不聪明”。而同时,我们称之为哲学、逻辑学、形而上学,乃至宗教的一切,又好像跟他沾边儿。作为符拉基米尔·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和崇拜者,勃洛克全身心沉浸在老师朦胧的预见中,沉浸在他讴歌“她”和“彩虹姑娘”的诗句中。索洛维约夫的基督教没有触及勃洛克。基督教是索洛维约夫的“预见”赖以产生的源泉。他怎能无所顾忌地从——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层次,怎能在《三次会见》——最“不可言说”的长诗中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写出这样的诗句:“沃洛金卡,你是多么愚蠢!”——勃洛克做不到这一点。“她”要么如平静的非夜晚的光照耀着他,要么跟他一起跌入深渊,在那里可顾不上善意的自嘲。

五

与勃洛克交往越多,他的性格特征就越是清晰。这特征具有双重性:首先是他的悲剧性,其次是他的不设防。不设防什么?什么都不设防:不设防自己,不设防别人,甚至不设防生死。

可勃洛克的主要魅力也恰好来源于这悲剧性和不设防。当然，明白这一点的人为数不多，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他吸引。

我内心对勃洛克云缠雾绕的“不可言说”的反抗是一种本能的要求，目的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找到一种保护，获得一种防身的武器。但为此，应当适时地成为成年人。成年——上面说过的不无希望的、扼杀一切的，但又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成年，对勃洛克来说，却迟迟未来。尽管他表现出罕见的深度，但依然停留在“责任”的界线以外。

他本人对此是否清楚？他对自己的悲剧性和不设防是否清楚？大概是清楚的。至少他是有所感觉的，而且预感到它们将给他带来什么。为此他竭尽了全力。

六

我想，勃洛克自己也希望“摇身一变”。他接近过、贴近过生活，可一想到要进入生活，与生活联系在一起，生活便对他挤眉弄眼，丑态百出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以何种方式，以怎样的努力接近生活的。我写的只是我亲眼所见的勃洛克。

而我们俩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对方——彼此的饮食起居。特别是在我们成为朋友后的最初几年。至少我们没有直接谈论过具体的事实，而只是在事实外边“兜圈子”。

我对勃洛克的大致身世当然有所了解，知道他的父母离了婚，知道他跟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，知道他的父亲远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，而对自己还有一个妹妹，留在了父亲身边，勃洛克几乎一无所知。但我已不记得我是何时和怎样知道这些的。同事本身相比，我更清楚事实在勃洛克心中的反映。

有一次我们在一起——可能是在看校样，或是做杂志方面的其他工作——坐到很晚，很晚。不知不觉5月的白夜早已溜走。一轮小而苍白的太阳升起来，已经升得很高。但阳光照耀下的街道却是空空荡荡的：城市在安睡——要知道，那是个非常绵长的夜。

我喜欢这夜静中撒满阳光的时辰，死寂的彼得堡的闪光的恐怖（这里有多么可怕的预兆啊）。

我对勃洛克说：

——您知道吗？我们去散步吧。

于是我们下了楼，走到灰色的马路上，脚下的石板因泥土解冻而吱嘎作响。马路笔直，笔直，鸦雀无声，围墙里的什么地方传来公鸡的啼叫……整个城市里只有我们俩。我们的城市，因我们而显得可爱的城市。它好像死了，但我们知道，它只是在酣睡……

我还是不记得，我们谈了什么。我只记得，我们很快活，而且谈话很轻松，这在勃洛克是少有的……

往回走时，勃洛克把我送到家门口。不知为什么，我问他：

——您是怎么想的，亚历山大·亚历山大罗维奇，您会结婚吗？

他的回答干脆得出人意料：

——会的。我想，我会结婚的。

还补充了一句：

——我很想结婚。

就这么两句话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清楚，其效果跟别人花整晚时间谈论一桩婚事没什么不同。

我问过一个人：

——您可知道，勃洛克要结婚了？